

開場白

1620 年，102 位清教徒，從英國搭乘五月花號小帆船，同舟共濟橫渡大西洋，66 天後在麻州鱈魚角登陸，開創了美國的移民新頁。1982 年 6 月 25 日，我從台北松山機場，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的東方波音 747 班機，單槍匹馬橫跨太平洋，歷經 18 小時抵達芝加哥。轉機來到波士頓，踏出我的移民腳步。2010 年七月，小兒貞桓到上海 China Mobil 當 intern，在上海和我的父親母親（他的爺爺奶奶）見到面。當祖孫相擁時，擦出了一道火花，在這短暫的火花中，卻蘊藏著我們王家三代的移民故事。



祖孫三代發揚國粹

我的祖先

我的祖籍是浙江省奉化縣長壽鄉淑浦村（俗稱王淑浦），先總統蔣介石的老家是奉化縣的溪口鎮，母親王太夫人是否和我們有親戚關係，有待考證。父親從王氏祖宗祠堂抄寫編纂“王氏宗譜”一巨冊，重達十磅，共計 628 頁。王氏祖先源自東周靈王第十一太子“喬”，因直諫被廢為庶人，遷居瑯琊緱嶺。“喬”的兒子“敬宗”捨姬姓稱王姓，此為王氏始祖。後裔分為三支，一支遷往山西太原，一支留居山東瑯琊，另一支流往他鄉。瑯琊王姓之“導公”是吾族南遷之始祖，第四十九世祖“文虎公”從紹興遷居奉化，此為奉化王氏之始祖。



王才運

十九世紀初，以奉化江口為中心的剡江流域，出現以縫衣維生者，他們或三五成群，或單門獨戶，用一把剪刀，一根市尺，一柄熨斗及針線團，在上海、南京、寧波等地為人裁布縫衣。當時沒有工廠店面，裁縫靠上門兜生意，他們的全部家當用一塊布包起來，人們俗稱“包袱店”。1904 年，王濬木為革命家徐錫麟縫製了中國第一套西服，王濬木之子王才運繼承父業，在上海小馬路開設中國第一家小型的“王榮泰西服”，1910 年遷址南京路，改店名為“榮昌祥呢絨西服號”，這是我國正式第一家西服店。1916 年 4 月，孫中山先生從日本返回上海，有一天他帶著一套日本陸軍士官服來到榮昌祥，與王才運談了想“改革此服，為吾所用”，通過服飾變革來振奮民心。經過王才運和徒弟們的集體創作，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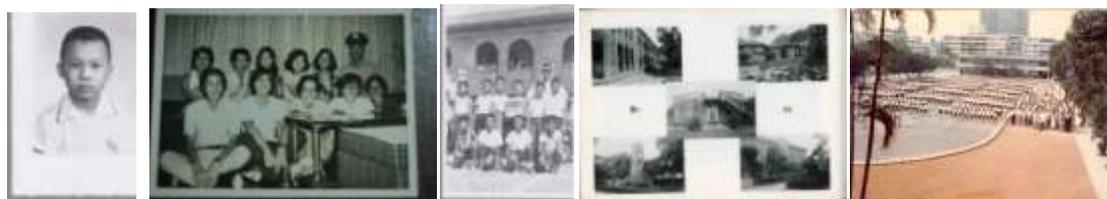
“直翻領”、“四貼袋”、“墊肩”、“襯夾”的新穎服裝誕生了。中山先生建議改七粒扣為五粒扣，以象徵“五權憲法”；改上貼袋袋蓋為倒山形筆架式，表示革命需要知識份子，這就是中山裝的來由。“榮昌祥”店東父子不僅創製了中國第一套西裝、第一件中山裝、第一家西服店，並且造就大批西服優秀人材，形成我國著名的“奉幫裁縫”。王才運慘澹經營數年之後事業蒸蒸日上，寧波子弟都來投奔拜師，我的祖父王宏卿最後繼承了榮昌祥的招牌和經營權，就在上海定居下來，舊宅南京東路 782 號，新居合肥路 379 號 A。



靜心托兒所肄業，沒上過幼稚園

我的父母

父親王汝瑜在上海出生成長，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弟弟，因為國共內戰而隻身來台，進入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的前身—台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就讀，同學中有黃信介、白景瑞、徐立德也是該校前後期校友。畢業後進入台北市稅捐稽徵處，展開長達二十多年的公務員生涯。母親生於浙江杭州，上有哥哥，下有妹妹，全家一起來台灣，她進入建國中學初中部，是班上十三金釵之一。母親的大姑丈是賴璉，曾經在大陸擔任西北大學工學院院長，主編過中央日報和京報，在加拿大主編過醒華日報，在紐約辦過美華通訊和華美日報，在中國時報撰寫國際問題專欄（筆名賴景瑚），退休前在聯合國秘書處處中文組擔任主任十多年，並且被聘任為國策顧問。母親的二姑丈苟清如，是四川籍的老國代。哥哥和妹夫都從軍報國，當上海軍艦長。父親母親在媒妁之言下完婚，1955 年生下了我，1957 年生下了我的弟弟王世耀。



北師附小

我是民國 44 年 1 月 15 日出生在台北市信義路 2 段 44 巷 20 弄 4 號（農曆 43 年 12 月 22 日，屬馬），巷口有“鍋巴大王”，和鼎鼎大名的中藥店“慶餘堂”，馬路對面是又長又熱鬧的信義菜市場，馬路左轉是金甌女中，右轉步行半小時是寶宮戲院（信義路二段 112 巷 9 號），因為金山南路的拓寬，寶宮戲院已經拆除，老字號銀翼餐廳仍然存在。小時候常常晚飯後在院子裡，坐在小板凳上，一邊打蚊子，一邊聽叔叔伯伯們講述抗戰逃難的經歷。

父母親也躲過警報，逃難到重慶，或許因此造成我們吃辣椒的本領。從我有記憶以來，家裡的飯菜就很辣，大約五歲左右，就開始在寶宮戲院附近的唐矮子擔擔麵，一邊擦汗喝冰水，一邊忍著眼淚鼻涕吃紅燒牛肉麵。到了小學六年級，加上惡性補習的煎熬，每晚胃痛得滿地打滾，差一點要開刀切胃。



三樓是住到大學的王寓，至今仍然沒有改建

上小學時，全家搬到和平東路 2 段 96 巷 15 弄 28 號，進入台灣省立台北師範附屬小學（北師附小）就讀。一、二年級時，因為環境陌生，原瑞珍老師很嚴，同學大都來自北小幼稚園，很難打入他們的小圈圈，因此一直沉默寡言。到了三、四年級，受到李清鑑老師的鼓勵和開導，突然茅塞頓開，不但成績名列前茅，而且當了班長，從此對當“官”很有興趣，連同初中和高中，連續當了十年班長。除了讀書考試得心應手之外，又拜校內鼎鼎大名王老師學習書法，參加各項比賽，屢屢得獎，並且在教育電視台當場揮毫表演。因為常常躲在被窩裡偷看小說，結果戴上了高度近視眼鏡，不得不放棄喜愛的棒球和籃球。全身靜不下來的運動細胞，促使我改練田徑，結果創下校內 60 公尺短跑記錄，接著得到大安區 60 公尺短跑金牌，代表大安區參加台北市中上學校運動會。到了五、六年級，一大早先到學校練跑步，除了繁重的功課之外，下課休息時間要練習跳繩、踢毽子和跳箱，因為台北市教育局，為了拯救我們這群整天只會唸書的東亞病夫，特別規定聯考要加考術科—跳繩、踢毽子和跳箱。放學後騎著單車去和平東路一段陳會傑老師家補習，回家已經九點多，囫圇吞棗之後，胃痛開始折騰。好不容易聯招放榜，如願考上南區的第一志願大安初中（北區第一志願是大同初中），胃病也不治而癒。“三省小”的畢業典禮是北師附小、女師附小和國語實小聯合舉行，相當熱鬧。在波士頓的小學同班同學有高靜華，她不但是名畫家，而且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父親高逸鴻是國寶級畫家，所有字畫都捐贈給台北故宮博物院。同屆的還有李至真、裘錦濤、趙嘉元，高一屆的有李斌、劉泰國和包復。



成功新村的防空洞 籃球場 老龍牛肉麵還在經營



成功新村的公園



團結就是力量

成功新村

我家的後面是一望無際的水田，一眼可以看到台大女生宿舍，因此常常在田埂上騎單車到台大打籃球。家的前面有一個小湖，湖的右邊有一戶四合院及水田，附近人口不多，小孩子都待在自己家的小院子裡玩，因此附近的成功新村成了我生活中的樂園。走路到成功新村大約要半個小時，村子對面是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學校（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村子裡應有盡有，媽媽幾乎每天到村子裡買菜，我和弟弟每個星期去理髮店報到，主要是爲了看漫畫書。村口的燒餅油條和長燒餅，村內菜市場邊的老龍牛肉麵都是我的最愛。我有很多初中及小學同學住在村裡，例如班亞賢、楊又徵、劉泰國、馮堅、尹萍、甘台生、邵琪、常慕冰、毛鍾鳳、高映梅、梅丁衍、汪敏慈、啜福珍、梅蕾。尹萍家開五金行，金城麵包店是父親朋友開的，所以每年中秋他都特別製作雙黃月餅送我們。在波士頓又遇到一位成功新村的北小校友史安宇，值得一提的是成功新村球場上的好手劉泰國，他是我北小、大安及建中高一屆的學長，他唸成大時我在高雄醫學院，台南和高雄只有 40 分鐘車程，彼此一直沒有遇到，沒想到在波士頓又異地相逢，真是有緣。



大安初中



中間右二是作者

上了大安，每天一早騎單車從和平東路二段，穿過成功新村到八德路。學校隔壁是建安國小，不遠處是男女合校的仁愛初中，我是初中最後一屆，一直盼望校園裡有女生的出現，聶鍾杉校長唬了我們三年，最後大家只好死下心來，好好準備拼高中聯考。我初中三年的奇遇，令人難以想像。一年級是號稱最好的兩班之一，每個星期的數學和理化競試一定是第一。教數學的是導師葉文堂，他很嚴厲，差一分手心一板，可是大家還是很敬愛他，我的數學尚可，因爲當班長，因此領了免打牌。升二年級時，葉老師到台北市教育局高就，因此全班整個徹底“崩潰”。我所指的崩潰是沒有任何老師願意教我們，因爲大家上課時太吵鬧，台上台下各說各話。二年級和三年級一共換了七、八位導師，我曾經和兩位同學去新莊幫一位年輕老師搬家，但是他當導師不到一個月就逃之夭夭。我幾乎每天被叫到訓

導處和教務處訓話，上面可以刮我，我可不敢回去刮同學，要知道當時每班都有混小太保的，武士刀常常帶到教室來炫耀，因此漸漸養成逆來順受和忍氣吞聲的美德。初中的補習更是暗無天日，也因此認識其它班的同學。同班的曹伯禹現在住在 Lincoln，他是很會唸書的好學生，差一點考上建中狀元。



建國中學

第一天上課赫然發現班上一半以上是大安同學，順理成章又當了班長。黃幼石是我北小四年同學，大安初中又同窗三年，沒想到建中又分發在同一班，真是奇蹟。高一 18 班號稱“子弟班”，學校教職員的孩子都在我班，而且沒有留級生（所謂的壞學生），沒有橄欖球員（打架搗蛋份子），63 個英雄好漢把教室擠得滿坑滿谷，所有老師也都是一時之選。高中三年正是青春期的，每天上學放學忙著趕 3 路公車，因為車上全是建中和北一女學生，曾經在車上遇到一位北小學妹陳潛美，沒想到十多年前在此地的青少年中文夏令營又不期而遇，她的先生黃奇輔也是我建中同學。有時候為了看正妹而改搭 0 東，下車後不辭勞苦走遠路回家。一年級忙著邀北一女郊遊，因為北一女校規很嚴，所以履試履敗。二年級時設計製作了全校唯一的班服，引起全校矚目。三年級時辦了一場演唱會，邀請到甄妮和卡士摩合唱團，造成巨大的轟動，卡士摩合唱團的主唱葛元誠，就是後來紅翻天的高凌風。除了熱門演唱會之外，又在校慶園遊會打造一間鬼屋，叫好又叫座。雖然學校老師在補習班掛大牌的比比皆是，但是最被學生津津樂道的是“雷公”和“雷母”。雷公—信能格教工藝課，以嚴格挑剔、罵人聲若洪鐘出名。我畫的鴨嘴筆圖案被他連續撕掉三張，淪落到補考的命運，因此對自己的萬能雙手毫無信心。雷母—金仁愛教音樂，不但沒有把我這個五音不全的學生教好，反而在幾次近乎羞辱的責罵後，讓我把學小喇叭和吉他的熱情，一掃而空。高三時編到丙組班，教室是在人人稱羨的古蹟“紅樓”，坐在古意盎然的教室，遙望對街的植物園，和越過植物園的北一女，人在紅樓，心在綠園，正是當時的寫照。畢業典禮是在中山堂舉行，上台兩次領了三年全勤獎和領導統御獎。全勤是因為搭公車的樂趣無窮，不能輕易放棄。領導統御是因為當了三年班長，但是吃了不少苦頭，犧牲了不少讀書時間，另一位當了三年班長的是文矩。在波士頓建中同班同學還有李斌、王長寧、張仲勤和林淵智，低一班的有丁孔皓。



由近而遠分別為一、二、三動靠東側的外部觀。
當時尚未加建外部的延伸樓梯，暫時架設這種直達二樓的木製長梯，對學生上課的方便程度而言真是一項利多。



當時花架沒有大樓環伺，為師生集會的所在。
事過境遷，如今卻成為雜物堆積的場所。



籃球是唯一的課外活動

僅有的三棟教室，醫牙藥護全部在這裡上課

高雄醫學院

小兒科名醫饒有勳是父親的好朋友，因為醫術高，醫德好，生意興隆，不但晚婚，而且沒有子嗣，所以一直勸父親不要讓子女當醫生。我對化學完全沒有興趣，因此大學聯招填志願只有台大醫學院，台北醫學院，中國醫藥學院，中山醫專和高雄醫學院的醫科和牙科。放榜結果，分發到文化沙漠的高雄醫學院牙科。因為對重考沒有把握，而且外公和舅舅都住在高雄，於是背起行囊，展開六年的南台灣之旅。高醫是私立的，所以學費很貴，學校沒有宿舍，吃住都要自己想辦法打點。父親為了應付高昂的學費，毅然決然放棄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公務員，接受朋友的邀約，改行經商。醫學院的書籍和實習用器械不但貴得驚人，而且學校規定每位學生要自備，大體解剖圖譜一套四冊，盜版價格台幣四千（原版台幣上萬），一部顯微鏡台幣八千，磨牙機馬達台幣七千，咬合器台幣一萬二。台大牙醫系一年的學費包括書籍和器械才台幣三千，可見私立學校學費有多可怕。醫學院的課業繁重，大一大二要把一般大學四年的課程修完，因此每天八點到五點上課，語文課程除了國文和英文之外，還修了日文、拉丁文和德文，英文是由三位老師輪番上課，整得大家叫苦連天。在高雄不會說台灣話的日子很不好過，我從小在台北長大，只會說國語，同學都只用台語回應，真是鴨子聽雷，雞同鴨講，有些老師甚至用日文講笑話。最流行的校園活動是舞會，我不會跳舞，所以負責幫忙找舞伴。高雄地區只有高雄醫學院和高雄師範學院兩所大學，第一次費盡周章去邀請高雄師範學院的女生，結果僅僅來了四位，而且跳舞時要求燈火通明，令人大失所望，從此轉移目標，對準職業婦女，例如公車小姐、百貨公司專櫃小姐，和加工出口區的女工。離學校不算太遠的文藻外專漂亮小妞，都被鄰近的空官把持。台南家專的清秀佳人，也屬於成大的管區，令人喪氣又無奈。五年的大學生涯如同嚼蠟，乏善可陳，倒是羅大佑的姐姐羅懿慧轉到我班，造成一段小小漣漪。第六年是到全省各醫院實習，大家互道珍重，各奔前程。靠了榮民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趙聚鈺伯伯的提攜，讓我如願以償到台北榮民總醫院報到。第六年雖然不在學校上課，但是仍然要繳學費，令人費解。高醫的牙醫學系師資缺乏，除了系主任周肇茂是留日碩士，教育部認定的講師以外，其他的老師都是助教，因此我是靠自己土法練鋼，懵懵懂懂的畢了業。在波士頓又遇到了周肇茂，他在 BU Dental 拿碩士和博士學位，好學不倦的精神，令人敬佩。學校裡靠氾黃講義混日子的，和有靠山濫竽充數的老師不在少數，令人無可奈何。高醫在波士頓

的同班同學有林明熙、周文男、許力弘，學弟有易保民、陳俊佑、游志賢、湯世明，和藥學系的黃明嘉，護理系的許淑芬，醫科的有李舜豪和林淵智。

前面提到學校沒有宿舍，因此大家在鄰近的老百姓家分租，第一年我是住在舅媽開的瓦斯店頂樓。高雄的房子很多是三層樓的透天厝，一樓用來開店，二、三樓住家。我住的是在樓頂陽台上加蓋的小房間，牆壁是三夾板釘的，比我略高，搖搖欲墜。陽台是大家曬衣服的地方，因此花花綠綠的萬國旗，就是我忠實的鄰居。三餐是在二樓的一個家庭包伙，這家的父親是開學校校車，一家五口靠他微薄的薪水來支撐，因此舅媽要我包飯和包洗衣，補助他們生活。吃飯時，七八隻手前仆後繼，此起彼落，所以我大都是用菜湯泡白飯，囫圇吞棗，撐飽肚子了事。洗澡時不但要排隊，而且只有一桶熱水可用，因此我很早就養成節約用水的環保意識。從學校走回住處大約要四十分鐘，高雄的夏天可真是熱，不但烈日當空，而且地冒蒸氣。撐過了第一年後，就迫不及待搬到學校附近，不但上下學方便多多，而且隨時隨地可以找同學串門子。每個學期放假回台北，大都和同學一起搭不對號的夜車，一坐十幾小時，倒也值回票價。有一學期爲了存錢坐對號冷氣車，每天三餐吃陽春麵，連續吃了一月，證實了有志者事竟成的真理。

前面也提到英文課由四位老師輪番上陣，系主任外號“張三百”，使用英語九百句型作教材，唸的是日本口音的英文，考試是聽寫，因爲聽不懂他的英文，因此要把課文背熟才能應付考試。我第一學期戰戰兢兢的猛背書，考得不錯，第二學期因爲常回台北而缺課，總認爲考試過關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沒想到竟然只得了五十九分。班代表向不及格的同學，每人收取三百元“敬師費”，雖然心不甘情不願，最後還是乖乖地向陋規低頭。想不到學校裡也有“黑金教主”，後來“張三百”隨著物價指數變成“張五百”。

剛才說到系上只有一位講師，其他都是助教，大部份助教是學長，上課時是老師，下了課一起打香腸。教牙根管科的是高一屆的學長，全班第一名畢業，上課時滿頭大汗在黑板上振筆直書，常常爲了上課而開夜車苦讀，一個學期下來，居然把整本教科書巨細靡遺傾囊相授，句句是重點，處處都重要，搞得大家車仰馬翻，不知所云。還有一些比較資深的外聘老師，需要買他們寫的教科書，班代表會把買書學生的名單交上去，作爲打分數的參考。班上有一位同學是國民黨小組長，幾個社團的負責人，只有在考試的時候才會在教室出現，學科幾乎全是滿江紅，但是操行成績近兩百。班上有一位香港僑生考試作弊被抓，還振振有詞和監試老師爭論，最後被學校退學，沒想到因禍得福，僑委會把他安排轉到北醫。學校蓋了一座硬式網球場，但是只有校隊才可以用。我申請留美的時候，需要系主任寫推薦信，當時的系主任因爲我不信教而拒人於千里之外。諸如此類的怪事不勝枚舉，以後再表。



詹兆祥主任(左二)來波士頓慰問

榮民總醫院

榮總是國防醫學院的實習醫院，同班的陳美珠、陳克恭和我是靠關係進去的。1978年6月1日到榮總報到，1979年5月31日領到實習醫師證書，回到高醫參加畢業典禮。一年的實習時間，是九個月在牙科門診部當“醫官”，剩下三個月在醫院的內科、整型外科和耳鼻喉科各輪一個月。榮總設備一流，經費充裕，病患來源廣，師資陣容堅強，一年下來，練成一身好功夫。在整型外科實習的時候，一位女病患的男朋友來探病，竟然是我初中同學楊又徵。在整型外科的一個月，才深刻體會到作外科醫師的辛勞。早上四點鐘金主任準時查病房，一圈繞下來要一個多小時，接著大家到手術間作準備工作，準六點鐘開第一刀，一直忙到下午四五點才下刀，不准吃早餐和午餐，晚餐後再查一次房，然後輪流值夜班。很意外遇到建中同學洪凱風，他是台北醫學院派來的見習生，因為父親是中心診所的整型外科主任，所以金主任不時露出少見的笑容。在外科每周病歷討論會時，見到鼎鼎大名的洪文棟，他是高醫校友，娶了歌仔戲天后楊麗花後聲名大噪。在內科病房的工作是抽血、打點滴、抽痰、插尿管的煩躁工作。我分配的病房是肝病肝癌患者，個個骨瘦如柴，幾乎每天有人被抬到火化場去。在幫病患抽血和打點滴時，總是提心吊膽，因為稍有不慎會感染到可怕的病毒。所有實習醫生住在醫院內的單身宿舍，四個人一間斗室，洗澡是袒陳相對的大眾浴，剛開始很不習慣，但是建立往後當兵洗戶外澡的信心。單身宿舍裡常常有媒公媒婆，捧著相簿和花名冊，川流不息地進進出出。這種傳統習俗，在醫學院的醫科教室附近也常有所見。汽車、洋房、美人加巨額存款，難怪大家趨之若鶩，拼命想擠進醫科的窄門。我不經意遇到一位媒公，以為自己好運當頭，待媒公弄清楚我是牙科的，竟然拂袖而去，人情冷暖，可見一斑。在牙科門診部遇到了貴人林錦榮醫師，他剛從美國拿到矯正學學位，一直鼓勵我出國進修，他當時指導我作牙根管治療，造成往後我對牙根管科的興趣，和到美國留學的遠因。榮總的楊如顰醫師，是和我同一年留美進修牙根管學，當時台灣有這樣專科訓練的牙醫師不出三人，她去了U Penn，我來Tufts，倆個人都想學成後回榮總貢獻所長。榮總牙科部主任詹兆祥，也曾邀請我回榮總擔任科主任，結果我們因為主觀和客觀的因素，沒有回去實現當時崇高的理想。由醫師轉行成為名作家的侯文詠，寫了一本轟動一時的小說“白色巨塔”，內容是描述醫院裡的權力鬥爭、紅包文化、人倫道德腐敗，和醫術醫德墮落的黑暗面。在高醫當學生五年的點滴，和第六年在榮總醫院當實習醫師的見聞，將來有機會也可以寫一長篇令人訝異和動容的故事。



我製作的蚌殼舞道具

具

陸戰隊

1979 年是我人生的新起點，離開了學校，踏入社會。但是在進入社會工作之前，還有一道服兵役的關卡，母親代替我去區公所抽兵種，結果抽到上上籤海軍。因為舅舅和姨丈都是海軍的艦隊長，以為兩年的兵役像是在暑期戰鬥營渡假，毫無心理準備的到屏東龍泉，在陸戰隊訓練中心報到後，看到大門上的兩行精神指標“一日陸戰隊，終身陸戰隊”，心中有些恐慌，聽到小兵口中唸唸有詞“一日陸戰隊，終身掉眼淚”，才發現大事不妙，但是逃之無門了。我是預官第二十九期，海軍的預官第一次由陸戰隊來代訓，在新兵訓練中心，和年輕的士兵們一視同仁，接受魔鬼營式的訓練。十二個星期的“新兵震撼訓練”，只有“痛不欲生，慘不忍睹”八個字形容。渡過暗無天日的十二個星期後，終於脫胎換骨，伏地挺身和單槓可以輕輕鬆鬆作一百下，5000 公尺可以邊跑邊唱何日君再來，搖身一變成爲少尉軍醫官之後，被分發到台中清泉崗基地服役，遠在高雄的女朋友發生“兵變”，大家看武俠小說打發時間，唯獨我藉瓊瑤的小說發洩情緒。看過的書單有 窗外、幸運草、六個夢、煙雨濛濛、菟絲花、幾度夕陽紅、潮聲、船、紫貝殼、寒煙翠、月滿西樓、翦翦風、彩雲飛、庭院深深、星河、水靈、白狐、海鷗飛處、心有千千結、一簾幽夢、浪花、碧雲天、女朋友、在水一方、秋歌、人在天涯、我是一片雲、月朦朧鳥朦朧、雁兒在林梢、一顆紅豆、彩霞滿天、金盞花、夢的衣裳、聚散兩依依。

在袁德華副師長好心安排了一次有驚無險的相親之後，心不甘情不願被調派到恆春的四重溪半年，沒想到在這心灰意冷的人生低潮期，認識了後來步入結婚禮堂的宋秀玲。在兩年陸戰隊服役中，不但沒有學會嚮往已久的游泳技術，反而養成了煙不離手、酒不離口的惡習，甚至因為阮囊羞澀而淪落到喝紅標米酒，抽沒有濾嘴的新樂園。恆春一帶盛產檳榔，差一點也變成了紅唇族。雖然退伍當天是在師部酩酊大醉中被抬回家的，但是退伍當天我也戒了煙。1979 年 7 月 7 日憂心忡忡到龍泉服役，1981 年 5 月 21 日興高采烈從台中清泉崗退伍，算起來不足兩年，因為在入大學之前，要參加六個星期的成功嶺大專學生集訓班，因此我當過兩次兵，對國家盡了應盡的義務。



1982 年好友許力弘在松山機場獻花道別 (現在麻州開業)

留學之路

退伍之後，又回到人人稱羨的榮總上班。當時在波士頓哈佛唸牙科矯正的好友蔡慶和，一直寫信鼓勵我出國進修，但是出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我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又在忙著談戀愛，好友的善意化作縷縷輕煙，稍縱即逝。沒想到老天跟我開了一個大玩笑，最後還是走上留學之路。事情的發展是這樣的：榮總沒有分配宿舍給我，所以我暫時住在新店的親戚家，每天一大早五點起床，先搭客運車到火車站，再坐野雞計程車趕到石牌榮總。因為牙科門診部有陽明醫院和國防醫學院的學生實習，人滿為患，我就被指派到醫院去負責十床牙科手術病人。我不但要帶實習醫師，所有病歷要用英文打字，還要每天早晚陪同主治醫師查房，忙得精疲力盡，苦不堪言。更可怕的是要親自開刀，這些口腔癌症的手術，應該是由有五年以上經驗的醫師主刀，因為我在擔任實習醫師期間表現優異，所以被委以重任。經過幾番深思熟慮，決定辭職。賦閒之後，一邊另找工作，一邊考慮何去何從。正巧高醫同學尹其靜來訪，告知已經申請留學，並且留給我一些學校申請表格。為了考托福，在南陽街美加補習班參加托福英文班，又再度嚐到吃補藥的痛苦。托福總分六百，必需 550 以上才可以申請學校，因此戰戰兢兢，不敢兒戲結果考了 570 分。在得到父母親的支持和女朋友宋秀玲的鼓勵之下，寄出了十多份申請表。1982 年春，接到西北大學和 Tufts 的入學通知，父親認為 Tufts 可能是間名不見經傳的野雞學校，建議我整裝去西北。正巧賴璉公公從紐約返國參加國事會議，告知 Tufts 的牙科是全美前三名的名校，因此改變主意來波士頓，賴公公的一句話，讓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又轉了一個大方向。更沒想到頗負盛名的西北大學，竟然因為財務困難，前幾年把百年歷史的牙醫學院關閉了。



賴璉公公一句話讓我來到波士頓 第一個落腳處，原本是麥當勞 (Porter Square)



外籍學生暑期班同學

在 Porter Square 的 Sears 買的第一件舶來品



Tufts 外籍學生暑期班宿舍 宿舍對面的 pizza 店，1982 年在此開始吃“西餐”

波士頓

1982 年，27 歲，到了波士頓。爲了適應生活環境和加緊學習英文，因此六月中旬來到 Tufts 校本部，參加爲期六周的“外籍學生暑期班”。好友蔡慶和因爲太太生產在即，臨時找了一位台灣留學生來接機，結果接機的是我建中鄰座的同學余祥靄。六個星期的課程轉眼即過，英文沒有多大進步，皮鞋倒是磨壞了一雙。匆匆忙忙在學校附近 (10 Roberts Street, Somerville) 找了一間 One Bedroom，月租五百五，老爸以爲我住在豪華公寓。開學之後才知道 dental school 不在 Medford 的校本部，而是在波士頓中國城附近，因此第二年就趕緊搬到 BU 附近 (1144 Commonwealth Avenue, Brighton)，既有方便的地鐵，更有熱鬧的人潮。還記得從機場出來的第一個落腳處，是在 Somerville 的 Porter Square，因爲迷路而且要上廁所，所以在麥當勞問路。而我的第一個電風扇，是在 Porter Square 旁邊的 Sears 買的，現在整個大樓成了 Lesley College。在 Tufts 學生宿舍安頓之後，學校老師帶領大家在 Davis Square 的 Bay Bank 開戶存錢，幾天以後自己到銀行領錢繳電話費，銀行雇員始終找不到我的帳戶，讓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最後發現我走錯了銀行，有驚無險，笑話一則。7 月 4 日是老美的國慶，我們幾個外籍學生吃完午餐後，被帶到 Charles 河邊，當時沒有人知道要作什麼，在烈日下曬了五六個小時後，只見人潮越來越多，然後有音樂，有煙火，大家才恍然大悟。第二年夏天我又回到 Tufts 校區的外籍學生暑期班，試著尋找台灣來的留學生，結果遇到柯志明醫師，他是來 Tufts 唸兒童牙科研究所，和他同班還有一位台灣來的黃鴻珠醫師。柯志明在陸戰隊的連長，竟然曾經是我的排長劉先富，而且他要尋找同是來自馬階醫院的蔡慶和，竟然也是我高醫同學，真是無巧不成書。



Dr. Tenca



門診上班



Dr. Goldman



Tufts Dental School 牙根管研究所

1982年9月2日開學了，既興奮又惶恐。到系上報到時，見到了系主任 Dr. Joseph Tenca，研究所主任 Dr. Melvin Goldman，牙醫學院主任 Dr. Robert White 和祕書 Pat Morrow，一時緊張，所有的英文忘得一乾二淨，只會結結巴巴說早安—你好—再見。手足無措寒暄之後，接著是入學測驗，和其他四位老美同學在一間小教室裡應考，其中三位同學是應屆畢業生，應答如流，很快交了卷。另外一位老美行醫多年之後，想改行作專科醫師，因此和我一樣丟開書本很久，倆個人面對考卷一直冷汗直流，相當狼狽。第二天發下考卷。我的年紀最大，但是分數最低，當時真是羞愧交加，覺得有辱國家名聲，有負父母期望，上對不起祖先，下對不起師長，真想立刻打道回國，重新作人。

整個 Tufts Dental School 在一棟八層樓的建築物裡，旁邊緊接著 New England Medical Center。牙科大樓的二樓是研究所的門診部，包括牙周病科，口腔矯正科和牙根管科。三樓和四樓是牙醫學院的門診部，五樓是口腔外科門診部，六樓是上課教室，七樓是學校辦公室和禮堂，八樓是兒童牙科門診部。圖書館和醫科共用，沒有操場，沒有學生活動中心，也沒有學生宿舍。所有研究生要一起上必修課程，通常是在午餐時間，邊吃邊上課很不習慣。下午沒有午睡和片刻喘息的時間，因此常常頭痛想打瞌睡，當時還不知道咖啡是何物，只好每天午餐後吃阿斯匹靈，直到半年之後開始流鼻血才停吃。除了中午上課之外，還有在各科系教室討論文獻和作臨床病歷報告，重頭戲則是在各學系的門診部上班。研究生都已經是牙醫師，所以上課時是學生，看病時是醫生。因為語言能力太差，常常聽不懂老師宣佈的事項，也因此找不到上課的教室。

Dr. Goldman 和 Dr. White 對我這個第一位中國學生，很好奇也很照顧，時時噓寒問暖，並且很有耐心協助生活起居和課業。爲了國家、家人、師長和自己的顏面，每天讀書到凌晨三四點，早上七點以前到校作準備工作。第一學期五個科目全部得到 A，這是六個研究所裡最好的成績，不但讓師長刮目相看，所有研究生也對老中這個稀有動物起了敬意，原來不會叫的狗是會咬人的。除了上課和門診之外，還有我最擔心的病歷討論和文獻報告，這些討論會不但要耳靈嘴快，而且要開口用英文辯論的。爲了聽懂病歷和文獻，我必須花費大量時間精力，把自己的和同學們的所有資料都讀過幾遍。我在兩年之中影印了所有指定文獻近五千頁，買齊了牙根管學全套學刊總共近百冊，最後這些收藏都捐給哈佛，幫助哈佛建立牙根管研究所。我花了一千元，千方百計買到一本對牙根管學的發展很重要的絕版教科書，送給牙根管學系主任 Dr. White，感謝他的知遇之恩。爲了訓練聽英文能力，在 Service Merchandise 買了一台 13 吋的 Sony 彩色電視機，花了近三百元，心痛了好一陣子，這台電視機二十四小時不休息，爲我營造一個英語環境。兩年的時間很快在忙碌中飛逝而去，1984年6月30日畢業了，下一步是什麼？



媒婆劉麗梅和男債相林明熙

我在恆春附近四重溪服兵役的時候，經過劉媒婆（劉麗梅）的熱心介紹，認識了住在屏東的宋秀玲，她唸台南家專的時候，我們擦身而過，沒想到有緣千里來相會，最後結成連理。政府規定留學生的眷屬，必需要等六個月才能申請依親，所以在 198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 點，在台中地方法院舉行了公證結婚，同年 12 月 27 日在圓山飯店舉辦正式婚禮，由賴璉賴公公擔任證婚人。賴公公的第一句話，讓我選擇到波士頓，他的第二句，讓我結了第二次婚。打光棍的半年期間，每天到麥當勞吃漢堡，剛開始還覺得是人間美味，幾個月之後，不得不自己試著開伙。廚房裡的大同電鍋依舊沒有拆，一包國寶米也在地上躺了幾個月。有一天心血來潮，打算炒個蛋，煮碗麵來慰勞自己。起了油鍋，竟然不知不覺坐在地板上睡著了，突然之間警鈴大作，睜開眼只見滿屋子濃煙密佈，打開鍋蓋，火燄直衝屋頂，驚嚇之餘，抓著油鍋奔到公寓外面的停車場。當時正好在下雪，趕緊把鍋子扔進雪堆裡，驚魂甫定，慶幸沒有警察來調查，這時才發現右手的虎口，因為被鍋子燙傷而起了無數水泡，這些水泡時好時壞，折騰了兩個星期才癒合，但是留下了一道長長的疤痕，和終生不必下廚的畢業證書。

我因為在研究所表現優異，所以每年幫系上篩選和推薦台灣留學生，先後來了陳雅惠、林弘一、林明熙和李昭玟，因為他們都表現傑出，所以系上每年必定會保留一個名額給老中。後來連續三年經由我負責面試而且大力推薦的學生，雖然都順利被錄取，但是臨時沒有來報到入學，更沒有通知學校，不但造成系上招生的困擾和損失，而且讓我有口難言，信用掃地。從此系主任不再徵詢我的意見，因為他們決定不再收台灣的學生。



研究所同學

Tufts Dental School 在波士頓市中心，馬路對面曾經是有名的風化區 (Combat Zone)。短短一條街的兩邊全部是脫衣舞廳、XXX 級成人電影院、性愛情趣商店和黃色書刊雜誌店。行人道上躺著酒鬼和流浪漢，馬路上流鶯穿梭。現在的帝苑大酒樓曾經是間 XXX 級成人電影院，裡面盡是同性戀的男人，隔壁是鼎鼎大名的“大眼睛”脫衣舞廳。電影院光顧一次之後不敢再去，“大眼睛”則是招待來訪朋友的波士頓文化景點。



現在的帝苑大飯店曾經是觀“光”聖地

指導教授 Dr. Goldman 是牙根管治療學的開山祖師爺，有幸受教於他是意想不到的機緣。他很重視作學術研究，規定每位學生要作兩個研究，還要寫一份二十頁的文獻報告才能畢業。每學期要通過三位教授的口試，把大家整得車仰馬翻。因為我不會說“NO”，所以 Dr. Goldman 一有新點子。總是要求我去作研究工作，我必需常常跑到 BU Dental School 和麻州一些材料工程公司去做實驗。我在 1983 年作了一個創新的實驗，除了每天放學後要留在學校作實驗，而且經常早上五點到學校拍電子顯微鏡照片。學校的研究所每年舉辦學術研究比賽，我的實驗被選為第一名，登在牙根管的學刊上，接著被派到德州的牙醫年會作報告。現在臨床使用白色樹脂的補牙技術，就是根據我的實驗報告發展出來的。研究所修了 19 項課程，拿到 15 個 A，GPA 3.31，比上不足，比下綽綽有餘。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Tufts Dental School 大學部

拿到專科醫師學位之後，以為可以衣錦榮歸，沒想到在台灣同學們給我澆了一頭冷水，因為牙根管治療在國內根本沒有就業市場，回國就等於失業。輾轉反側，最後決定繼續留下來，邊讀書邊觀察國內的發展，1984 年又回到 Tufts 牙醫學院當學生。“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招收十位外籍學生，都已經是自己國家的牙醫師，其中有七位是台灣來的，總算有說中文的對象了。原本兩年半的學制，被無緣無故改為三年，因此要多繳一學期的學費，大家敢怒不敢言。每個人被課業壓得沒有打工的餘力，學校也沒有提供獎學

金。我在 1982 年的第一學期學費是\$5522，到了 1987 年的最後一學期的學費是\$8645，當時的匯率是一比四十二，換算成台幣可是一筆大數目。我白天上課，晚上義務擔任夜間門診的指導醫師。系上有三十多位兼職老師，都是義務性的，當系主任邀請我加入回饋母校的教學陣容，我義不容辭答應了，沒想到這份工作持續了十二年，最後還升任到臨床副教

授，直到 1996 年轉任哈佛牙醫學院為止。這段求學期間，對我來說只是對牙科再作一次總復習，因此相當輕鬆。1985 年 3 月 15 日早上 9:06 在 Dorchester 的 St. Margarets Hospital 生下貞樺，是剖腹生產。有了孩子，不能再住在吵雜的公寓，於是買了房子搬到牛頓市 (4 Botsford Road)。1987 年 5 月 17 日，又畢業了。撥指算算，牙醫一共唸了十一年，父親花了大把鈔票，我則付出大片青春。台灣還是無法讓我“貢獻祖國”，當初出國前發了誓要學成歸國的，我並沒有背棄祖國，而是祖國辜負了我。留下來要找工作，有了工作要申請居留。台灣雖然沒有容身之地，但是美國卻是遍地黃金，不但很順利找到工作，而且忙得晨昏顛倒。每天要跑兩間診所，工作長達十幾小時，早上摸黑出門，晚上摸黑上床，每兩天加一次油，居家像住旅館。1988 年拿到了居留，1989 年 3 月 13 日早上 2:19 在 Dorchester 的 St. Margarets Hospital 生了老二貞桓，不得不再度調整人生的方向和腳步。



兩個孩子的生產經過，也有一段戲劇性的經驗。我當時是學生，眷屬看婦產科是到指定的 New England Medical Center。秀玲懷老大時，由婦產科主任 Dr. Kawada 主治，到了預產期的前一星期，去醫院作產前檢查時，Dr. Kawada 告訴我們一切正常，但是產期會延後。秀玲一直覺得嬰兒的頭是卡在腹部上方，經過第二位醫師 Dr. Harold Michelwitz 檢查和超音波確認，嬰兒的確是頭上腳下，而且無法翻轉成生產位置，所以要剖腹生產。一切來得突然，令人手足無措，堂堂婦產科主任還搞出這個大烏龍。當秀玲懷第二胎時，又得去見 Dr. Kawada，這次錯得更離譜，他認為嬰兒有蒙古癡呆症的可能，因此要作羊膜穿刺。結果是他看錯血液檢查報告，害我們擔心受怕一個月之久，最後羊膜穿刺結果正常，我們就拒絕讓他接生。孩子的名字有一個小插曲，父親早就按照家譜取好中文名字，英文名字就由我和秀玲決定。正巧系主任在為他的孫子取名字，於是我就借花獻佛，用了他想好的名字。



手排檔/沒有冷氣

我的豪華公寓

留學生的甘苦談

八 0 年代初期，台灣來的留學生很少。當時個人電腦剛起步，不少留學生因此換跑道改唸電腦。學校的課業很重，閒暇的娛樂不多，除了偶爾串門子之外，幫忙搬家和機場接機，成了找朋友和廣結善緣的兩大活動。我只有在 1982 年（結婚）、1990 年（講學）、2001 年和 2004 年（開會）回過台灣，寒暑假大多忙著跑機場和幫忙開 U Haul 大卡車，因此對 Boston 大街小巷很熟悉，曾經幫忙朋友當過地陪，接待一車從多倫多來的台灣鄉親。有位學長建議趁年輕時多出去遊覽，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我不喜歡長跋涉開車，也不喜歡“上車睡覺，下車尿尿”式的旅遊，因此美國的名勝古蹟沒有去過幾處，即使在文化勝地波士頓住了近三十年，大部份的觀光景點也僅是略有所聞而已。

波士頓的生活費昂貴，剛來時就被高得離譜的房租嚇到，因此不敢花錢買新傢俱，買二手舊東西不但成了習慣，而且樂此不疲，成了嗜好。在美國沒有車就好像缺了隻腳，因此買了福特兩門手排檔小車代步。在台灣當學生的時候，不是走路上學，就是騎自行車或者搭公車，開車是天方夜譚。許多同學以為我在美國吃高級牛排，開豪華大轎車，打高爾夫球，住花園洋房，羨慕的不得了。牛排沒有夜市和路邊攤吸引人，小汽車只是代步工具，打高爾夫球還沒有慧根，舊洋房僅是遮風擋雪的避風港，還有昂貴的教育費用和醫療保險，和高攀不下的稅率。事實上，在台灣很多同學都已經退休養老了，我還在異鄉揮汗上班存退休金。當初的留學夢是實現了理想，還是理想又變成了褪色的夢想？

美國的牙醫學院是大學四年畢業後，經過激烈的競爭（Tufts dental 的錄取率 3-5%），再繼續讀四年（每年學費超過八萬）。在研究所第二年時，同學們忙著找工作，我又忙著唸書，準備參加牙醫師檢定考試 Part I，檢定考試通過後才能申請插班唸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rogram。Part 1 考試的範圍很廣，它包括了牙醫學院第一年的所有課程，計有 Human Anatomy、Histology、Biochemistry、Physiology、Microbiology、Pathology、Dental Anatomy and Occlusion，平均成績 79 分過關，我得了 86 分。在第四年畢業之前，要考牙醫師檢定考試 Part II，它包括了牙醫學院後三年的所有課程，分為七大科目，平均成績 79 分過關，我得了 84 分。牙醫執照考試叫作 North East Regional Board，除了一整天的筆試之外，還有一整天的臨床考試，是直接在病人口內進行診斷、補牙、洗牙和製作全口假牙，一共有五個項目。每一位學生都要準備兩組病人，以防病人遲到或者臨時不能來。有些同學甚至自掏腰包請病人住在學校附近的旅館，並且負責接送。我的運氣很好，老同學李斌自願當我的病人，因此無後顧之憂。當年補牙測驗是使用金箔，每個人都要買一部價值近三百元的金箔補綴機和數片昂貴的純金箔，考完試後機器就只有留著當紀念品。全口假牙的病患可是鳳毛麟角，奇貨可居，個個身價不凡，我們幾乎都要花錢才買得到病人。漫長兩天的執照考試，會把人整得不成人形。一個月後放榜，拿到執照“通知”後，還要到麻州州政府去考麻州“牙醫師法”的筆試，通過後才能領到牙醫執照，但是領到的執照，只能在“東北地區”十三個州使用，如果想要搬到別州去，還要重新考該“地區”和“州”的執照，這種剝削遷徙自由的惡法，終於在前幾年修訂廢除。大部份同學畢業後都往加州跑，並且有位學長聘請我去南加州上班，雖然加州的中國人多，中國菜好吃又便宜，回台灣更是方便，但是去加州又要考和麻州完全不同的加州的執照，我覺得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再受折磨，所以就一直安份守己留在此地。

說到考試，美國牙醫研究所的畢業生，可以參加各個專科的特等檢定考試（Board Certification Exam）。以牙根管科來說，畢業五年之內先考筆試，考試完全沒有範圍，天南地北，無所不考。筆試通過叫作 Board Eligible，必需在五年期限內收集 20 個完整病歷個案，每個個案要有一年的覆診報告，然後參加考口試。口試通過叫作 Board Certified，發給證書一張。我在 1984 年畢業前，專程到芝加哥參加筆試，順利通過。但是要在五年之內收集 20 個完整個案和準備口試，因為我正在忙著申請綠卡而無法順利進行，所以我一直沒有可以吹噓和炫耀的“院士”頭銜。



自行開業

每天日以繼夜工作，跑過不少地方，South Boston、West Newton、Quincy、Franklin、Downtown Boston、Methuen、Burlington、Billerica、Chelmsford、Reading、Lawrence、Wellesley，都有我的足跡。孩子漸漸長大，需要安定下來，而且能夠自己安排上下班的時間，於是在 1991 年決定自行開業。萬事起頭難，找地點、租房子、買設備、作廣告、搞公關，過程有如洗三溫暖，既刺激又害怕。因為我的病人是由家庭牙醫轉送過來，因此我作公關的對象是一般的開業牙醫。老美的方式是像推銷員般登門造訪，然後邀約吃午飯，以後定期打高爾夫球或贈送球票、拉攏和鞏固關係，這些都是我的致命傷。因為一開始工作不算忙碌，因此撥出一天空檔在外面診所兼差，同時繼續到學校當義務老師，屈指算來，除了在 Tufts 教了十二年，又在 Harvard 教了十五年，昔日的學生都成了事業上的競爭對手，這是一種筆墨難以形容的感受。剛開業時真是千頭萬緒，除了滿腔熱情和滿腦子的憧憬，不知從何處下手。當時此地開業的只有李台和忻尙駿，我是走專科的路線，又是從無到有，很感謝兩位好朋友的協助，讓我在摸索中慢慢站穩腳步。後來加入開業行列的有柯志明、吳伯璽、湯世明、岑志仁、譚子安、黃振賢、游志賢、吳榮章、林莉莉、易保民、孫芳碩、陳源清、陳俊佑、吳森森、陳明浩、周文男、楊傑民、許力弘、許士立、許建裕、賴衍程、劉遠洋、劉逸漢、劉文漢、張璟如、王迎光、徐寅、陳忻、郎婉真、張簡忠民和蔡安一。為了互通有無，團結就有力量，因此在 1994 年 2 月 12 日成立了大波士頓華人牙醫協會。二十多年來，我的病人居然 90% 以上是老美，這倒是始料未及的。

中文學校和僑團

母親在我出國之前找大師算命，算出我和弟弟之中有一個會當校長。弟弟畢業於中原理工學院心理系，曾經考慮當老師，因此他當校長的機率遠大於我這個在美國當牙醫的。沒想到我竟然在 1996 年當了勒星頓中文學校校長，老天又跟我開了一個大玩笑。當金兆珉找我當副校長時，曾經遭到不少的質疑眼光，因為我從來沒有參與過學校的校務工作，只是憑著交朋友的熱忱，幫忙學校提供了一些服務家長的活動，例如健康教育月、教育投資計劃、美髮講座、茶道示範、放映電影、元宵燈謎、母親節特別活動、書報雜誌和茶水點心。因此接任校長之後，決心作出一點成績，才不致辜負金兆珉的好意。除了努力加強教學陣容和老師服務，並且徵選了校徽、擴編每周通訊、舉辦教師節聚餐、全校運動會、新春聯歡會、冬季滑雪、母親節慶祝活動、夏天郊遊烤肉、以及謝師宴和畢業典禮。現在畢業生穿的紫色畢業禮服和精美畢業證書，就是當年的構想和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冬季滑雪，最初由幾家好朋友的邀約開始，然後和僑教中心黃海龍主任合作，擴大成“海華滑雪季”，把整座旅館包租下來，邀請所有中文學校參加，成為一年一度的盛會。我們又和黃海龍主任合作“海華體育季”，舉辦了熱鬧非凡的“中文學校聯合運動會”。每年六月學校在羅德島小牛公園的郊遊烤肉，當初是由一些颱風壘球隊的好朋友發起的，最後演變成一個很受歡迎的親子活動。1997 年 6 月，在畢業典禮的驪歌聲中，不負眾望，如願交棒。



勒星頓中文學校畢業典禮



海華滑雪季



謝師宴



母親節服裝秀



中文夏令營



北美台商年會

剛開業的幾年，閒暇時間較多，愛管閒事和廣結善緣的老毛病就漸漸發作，先是應邀加入和我工作毫不相干的新英格蘭台灣商會，接著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颱風慢速壘球隊以及往後的壘球聯盟，編寫颱風快報，又興致勃勃到青少年中文夏令營幫忙，然後接下中文學校協會會長和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理事，接著又加入紐英崙玉山科技協會和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最近幾年回首來時路，覺得應該多照顧台灣來的留學生，於是毛遂自薦擔

任台灣同學會義務指導老師，他們舉辦的活動我都興高采烈去參加，凡是來找我作牙根管治療的一律免費，因此結識了不少年輕學生，從他們的身上，看到自己的過去，也品嚐到不少他們贈送的鳳梨酥和高山茶。



親情沒有隔夜仇

在美國教育孩子是一項極大的挑戰，因為文化、法律、國情和我們的經驗有很大的差異，一不小心還會吃上官司。孩子小的時候，除了吃喝拉睡，倒也相安無事。但是上學以後，和外界有了接觸，到底該用祖傳的“不打不成器”方式，還是入境問俗試用“愛的教育”，兩者之間分寸的拿捏和掌握，都是一本家家難唸的經。最近讀了兩本震撼華人父母的書，一本是“虎媽的戰歌”，另一本是“孩子，謝謝你——一個父親的懺悔”。“虎媽”蔡美兒是第二

代移民，是位耶魯大學傑出的法學教授，她把父母親（我們這一代）對她的教育方式，變本加厲的使用在兩個女兒身上，在“望女成鳳，恨鐵不成鋼”的期許和壓力之下，母女之間的磨擦和衝突，造成了一條無法彌補的裂痕。景鴻鑫是留美博士，擔任成大航太系教授。景教授有一次在盛怒下罵兒子“我一輩子的名次加起來，還沒有你一次多”。父子最後一次爭吵時，孩子冷冷地對父親說“如果我十年不回家，你會怎樣？”景教授冷冷地回答“我等著你十年後凱旋歸來”。這種冰冷的對話和嚴峻的打罵教育，不但造成父子關係破裂，兒子最後和父親斷絕關係，遠走他鄉，景教授才大夢初醒，在懺悔中寫下他的檢討。我對兩個兒子的教育也是抱著“愛之深、責之切”，“子不教、父之過”的心態，該打的時候決不手軟，該罵的時候一定是長篇大論。從小學開始就採用緊迫盯人，一刻不能放鬆，除了功課要名列前茅，鋼琴和小提琴更要出人頭地。除了讀書和練琴，其他活動一切免談。有一次貞桓興高采烈拿給我一份全 A 的成績單，我半開玩笑的告訴他，應該還有成長的空間，我希望能看到 A+的成績單。他那張驚愕和失望的臉，驚醒了我對望子成龍的不切實幻想，從此我痛定思痛，改弦易轍，對孩子充分信任，讓他們完全自由發展，並且鼓勵他們嘗試各種活動。他們放棄了鋼琴和小提琴，貞樺玩黑管、薩克斯風和電吉他，貞桓學打鼓，迷上古典吉他和作曲。兩兄弟都熱愛 Hockey，秀玲和我陪伴他們跑遍冰宮十多年。貞桓喜歡熱門音樂，我帶他參加過無數次震耳欲聾的演唱會。我堅持在家裡一定要說國語，而且要上中文學校，但是我沒有強迫他們去苦悶中心（Kumon Center）補習英文和數學。貞樺唸了一所小型的“文理學院”，貞桓自己決定要唸私立中學，大學時選擇

喜歡的古典文學，兄弟倆都無意繼承我的衣鉢，次次引來不少異樣眼光和垂詢，但是我很高興他們沒有活在我的陰影下。最近無意間讀到一篇貞桓初中的作文，大意是說我從一個保守和嚴厲的老中父親，轉變成一位開明而風趣的“朋友”的經過。赤子之心，躍然紙上。我很慶幸自己及時懸崖勒馬，沒有變成“虎爸”。



2007

貞樺畢業於 Middlebury College 貞桓畢業於 Belmont Hill School

人生沒有回程票

1986 年，在中國城和建中同班的李斌及霍德明不期而遇，這是高中畢業後的第一次見面，李斌的太太趙嘉元是我小學同學。有一天在中文學校和李斌感嘆光陰似箭（火箭），一轉眼高中畢業已經三十多年，大家各奔前程，有如過往雲煙，很羨慕北一女每年有校友重聚，引起了尋找昔日同學的激動。利用電腦科技無遠弗界的威力，從片段的資料中抽絲剝繭，一個個似曾相識的名字，一張張熟悉的面孔，逐漸在腦海裡出現。一聲聲從電話中傳來的驚呼，一串串不自覺落下的熱淚，伴隨著歷久彌新的往日情懷。經過幾年的努力，北小六年級的 46 同學中找到 23 位，建中同學也找到 80% 以上。前幾年專程去加州兩次，和分離四十多年的同學聚會，相見時的歡愉，恍如隔世，個個喜極而泣。高中同學有李復國、劉銘華、李弘亮、靳以凱、黃建德、林公偉、黃經緯。小學同學有蔡景怡、劉紫陽、陳一梅、程梅生、施芳萍、郭信惠、沈元元、夏瑛、江堯蓮、呂植恆、趙建基、張聞球、張正芬、林怡、劉光磊、陳承璟。經過大家不斷的聯絡，才發現許多同學曾經來過波士頓，有的是來進修，有的是來開會，有的是送子女來唸書，有的是來旅遊，但是因為長久沒有聯絡，所以都失之交臂。近幾年也在紐約和波士頓辦過幾次同學會，見到了高中老同學莊美瑜、顏士毅、古哲安。北小的有王美娜、趙光、徐宗和、程之玲、林邦夫、鄭海滢、蔣培華、傅淑貞、黃麗華、吳瑞蓮。王啓維的兒子曾在 MIT，張克民和蔡慶和的女兒曾在 Wellesley College，黃幼石的女兒曾在 BC，馬志行的兒子現在唸哈佛，八月中下旬將有兩位北小同班同學要來波士頓，班亞賢是陪女兒來搬家入學的，張衛玲曾經是我鄰座的小女生，她要帶女兒從香港去加拿大參加朋友的婚禮，特別繞道來看看我這個老同學，真令我感動和期待。隨著年紀的增長，有些同學已經早走一步，令人悵然。人生沒有回程票，我們常常後悔擦身而過的機會，我們常說金錢買不回健康，我深信財富也買不回寶貴的時間和友誼。

淚水中的移民路

來波士頓的第二個夏天，和幾位不會游泳的同學，興致勃勃開車到 New Hampshire 的著名度假海灘 Hampton Beach，雖然一路塞車，但是想到海灘上的比基尼，沒有人抱怨沒有冷氣的悶熱。好不容易在擁擠的海灘上找到一處小小的落腳地，坐在旁邊不遠之處的美國老太太，用很不友善的口氣問我們從何處來。我們帶著微笑，用生硬的中式英文，想作一些國民外交，沒想到這位老太太大聲的斥責，要我們回自己的國家去，大家一時手足無措，萬分驚恐的逃回波士頓。類似的經驗，在紐約和波士頓的超市和其他公共場所也發生過，久而久之，裝聾作啞，習以為常。

1983 年，我在學校看診時，曾經有病人拒絕進入我的診療室。上班的前幾年，許多病人會刻意詢問我就讀的學校名字，有多少年的工作經驗，雖然心理不舒服，但是也只能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申請綠卡的時候，必需有一份全職工作，並且這份工作是不能影響到美國人的就業機會。換句話說，這份工作不是在偏遠地區，乏人問津，就是待遇很差，剝削勞力的。我第一次找到的工作，是在 Brookline 的 Harvard Community Health Plan 醫療中心，待遇高，福利好，當然不符合申請綠卡的要求，只好悻悻然放棄。接連找到幾份工作，不是不符合辦綠卡的規定，就是雇主不願意幫忙申請綠卡。最後總算在麻州邊界找到一份符合條件的工作，精明狡詐的老闆除了要求牙科治療工作之外，還要有“團隊精神”，幫忙員工倒垃圾，洗廁所，因此拿到綠卡的當天，就不再回去上班。

牙醫生涯原是夢

走上牙醫師這條路是“自然”和“偶然”的結合。在台灣的升學主義制度下，從小父母親就選定了醫學院作為目標，我只要考試考第一，初中和高中拚第一志願，自然而然就朝牙醫的路途上邁進。美國繼續深造成為專科醫師，則是一連串偶然所造成的結果。就業和創業是受了大環境的限制和影響，也可以說是自然和偶然再次組合。像我這種專科牙醫，上班像是打游擊，一個星期要到幾間不同的診所去，不同的上下班時間，使用不同的設備，遇見不同的工作伙伴，不同的病人形態，唯一的好處是單純的朝九暮五診療工作，下了班就是自己的時間。開業就像開間小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處理，雖然收入較多，那是作兩份工作的報酬。開業要自己買昂貴的健康保險，放假不但沒有收入，水電房租薪水要照付。這樣的犧牲，所換取的是比較有彈性的上班時間，對於家庭和子女的照顧比較方便。常常聽到朋友們羨慕的語氣，真是隔行如隔山，你們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牙醫的工作壓力很大，因為沒有任何人對看牙醫不害怕的，也沒有人會像看醫生般主動去看牙的。我面對的病人，總是垂頭喪氣的來，害怕的接受治療，最後的再見聲中吐露出以後不要再來的解脫。每天籠罩在這種不健康的低氣壓下，還必需要逆來順受，神色自若，加上視力和聽力衰退，手臂麻痺，腰酸背痛的職業病，難怪牙醫師一向有最高的自殺率。所以我從來沒有鼓勵孩子們把牙醫列入職業考慮，一個人的經驗，兩代人受惠。



楊世駒 葉常棣 沈宗李

張立義

我和黑貓中隊

2005年，偶然閱讀到一本華錫鈞寫的“Lost Black Cats-Story of Two Captured Chinese U-2 Pilots”。故事的主人翁是兩位黑貓中隊飛行員葉常棣和張立義，他們在飛行任務中被中共飛彈擊落被俘，經過十九年的勞改後，被釋放到香港。因為國府罔顧人情，不願意承認這兩位“壯烈成仁”的軍人，最後經過美國 CIA 的協助，兩位無名英雄只好流落異鄉。小時候曾經斷斷續續聽過黑貓中隊到大陸偵測原子彈、美國西方公司在台灣的諜報工作、U-2 飛行員尤其是陳懷生的英勇故事。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接著又找到了絕版的“黑貓中隊”一書，心中對這兩位的忍辱負重和國家社會對他們的不公平待遇，除了無限的敬佩之外，更感到義憤填膺。經過了三年輾轉曲折的努力，終於在紐約見到了張立義，聽他娓娓述說妻離子散的哀痛，和被自己的國家拋棄的血淚故事，並且在他的自傳“衣冠塚外的我”一書上簽名留念。張立義曾經是一個優秀的年輕飛行軍官，最後竟然淪落到美國當加油工維生。在波士頓的專協年會裡，接連遇到另一位失落的黑貓葉常棣，飛行任務次數最多的沈宗李，和營救兩位袍澤到美國的黑貓中隊大隊長楊世駒。這幾年我和常來波士頓探親的沈宗李伯伯成了忘年之交，把酒言歡，一笑泯千愁。

1949 與我

1949年，我還沒有出生，但是這個“年份”卻影響了我的一生。如果沒有1949年之前的種種事故，我應該會在上海出生，我可能有一個順心如意的成長過程，我應該不會到美國，因此更不可能有在美國出生的後代。1949這條分水嶺，使我變成了“台客”，造成對台灣的特殊情懷，對家鄉和祖先的隔閡和模糊。1949之前的種種苦難，只是父母親的嘴邊的故事，我是個沒有經過戰爭洗禮的幸運兒，但是我終究要離鄉背井，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忍受精神的煎熬。1949年是所有中國人的轉捩點，我不但從中國人脫胎換骨成了台灣人，而且我的籍貫已經被無情的歲月洗刷殆盡。我在美國開創了第二故鄉，但是背上的歷史包袱與日俱增，壓彎了腰，包袱裡的囑咐撒落滿地。從父母親的手中接過來的，是沉甸甸的中華文化，和王氏族譜裡的列祖列宗。如何讓孩子了解黃皮膚裡的忠孝仁愛，如何讓孩子了解回台灣不只是度假，而且是認祖歸宗的第一步。如何在他鄉和故鄉的定義中找到平衡點，如何找到落葉歸根的方向。這些都是1949帶來的挑戰，我至今仍然在摸索、在掙扎。



貞樺和貞桓向爺爺奶奶拜年

我有話說

我的血型是 A 型，星座是魔蠍座。從初中開始集郵至今不輟，大學時開始看閒書，買了不少爾雅、九歌、希代、洪範出版社的書，現在還是不斷上網郵購。來美國後迷上棒球卡和籃球卡，曾經每個星期六帶孩子們去買卡片，至今已經累積了上萬張的收藏。對攝影也很投入，不但照自己家人，也幫忙照不認識的人，還收藏有三十幾捲 16mm 電影。後來又對舊的書籍和跳蚤市場的東西有興趣，陸陸續續收集了 500 多本十九世紀的舊書，在 yard sale、estate sale、eBay、antique shop 買了不少小東西，這些絕對不是價值連城的寶物，但絕對是大多數人眼中的垃圾。我從小內向，說話時會雙腿發抖。到了初中，不但開口，而且動手，不是動手打架，而是動手寫長篇大論的作文。有一次一位寫武俠小說的同學，向我挑戰比賽寫作文，我們兩個洋洋得意各自寫了一整本，結果被國文老師叫到全班同學前面罰站。我僅有的一點自信和才華因此深受打擊，消聲匿跡了四十多年。1992 年應波士頓世界日報主任張靜浩的邀稿，寫了幾篇牙科保健專欄：貨比三家不吃虧- 如何選擇牙科診所、假如診所像咖啡屋、牙醫博士何其多、牙科保險簡介、牙科漂白簡介、牙痛不是病、愛滋病肆虐- 診所作業大改變。2005 年受到“波士頓新聞”社長玉瑞娟的鼓勵，開始寫“老王賣瓜”系列。

十多年前得知 Elton John 心臟開過刀，而且他年近不惑，因此和秀玲去看了他復出後的演唱會，如願以償見識到天王巨星的才華和魅力。從此對於小時候耳熟能詳老歌星的演唱會，就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前後看過的有 Neil Diamond、Tina Turner、Eagles、Kenny Rogers、Cher、Santana、Eric Clapton、Keith Urban、Dixie Chicks、Lionel Richie、Engelbert Humperdinck、Rod Stewart、Menz II Boy、Frankie Valli、Tony Orlando、Tom Jones、Julio Iglesias、Billy Joe、Lady GaGa、Michael Buble。Eagles 的演唱會看過四次，Elton Johns 的看過三次（和貞桓去的有 Blink 182, Green Day）。Boston 是有名的 sports town，因此 Celtics、Red Sox、Bruins、Revolution 都捧場過，尤其是 Hockey，到過不少冰宮看比賽，唯一沒到現場看過比賽的是 Patriots。

在大三的時候加入了國民黨，因為每年報名救國團的暑期活動都沒有被錄取，聽說要入黨才有機會，而且以後當兵也會好過些，聽信同學讒言和建議，就糊里糊塗變成了只繳會費的黨員。我一向對政治不了解，也沒有興趣。書本上說“政治是處理眾人的事，公務員是

服務老百姓的”，但是親身的體驗確是完全不同。從政要有人脈，從商要有本錢，父親要我學有一技之長，遠離官場和商場，的確有遠見。1984年，在台北監理所辦理國際駕照時，看到令人氣憤的作威作福。1990年，在桃園機場入海關時，又領教了公務人員的官僚惡習。當時深深感到國民黨的老大和腐敗，氣急敗壞之下，差一點加入民進黨。權力令人著迷和沉淪的例子，屢見不鮮，所以我只對單純的聯誼性社團有興趣。1990年。我和老師 Dr. White 去台灣作教學演講，在陽明醫學院和高雄醫學院各辦了一場，反應熱烈，佳評不斷。陽明醫學院是新學校，有朝氣，對我們遠來的專家非常禮遇。高雄醫學院是我的母校，曾經對校友回校義務教學的熱忱表示不歡迎。當時在學校牙科門診部，看到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的禁用藥品，非常尷尬和心悸。一個堂堂的教學醫院，還爲了省錢而使用危害大眾健康的醫療材料，從此我沒有再踏入學校金碧輝煌的大門，學校也從此沒有我的捐款。



高醫牙科門診的藥櫃中間是 N2- 食品藥品管理局的禁用藥品

後記

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小老百姓，好像是大漠裡的一粒細沙，滄海裡的一隻小蝦，既沒有多采多姿的經歷，也沒有任何豐功偉業，血淚史也沾不上邊，因爲只有淚而沒有血。寫傳記是往臉上貼金，寫回憶錄更是多此一舉。究竟是什麼原因促成我寫了這篇“我的故事”，娓娓道來一生大小事呢？我的父親出生和成長在上海，因爲國共內戰，被迫遷徙到台灣，沒想到他鄉成故鄉。我是在台灣土生土長的“蕃薯仔”，台灣是我的家鄉，爲了留學深造，千里迢迢來到美國，沒想到居然成了美國公民，而且在美國居住的時間，已經超過在台灣的時間。我的兩個兒子都在波士頓出生，是道道地地的美國人。當貞桓去上海見到了爺爺，我們祖孫三代環繞地球一圈，經歷了三個國家之後，又回到了原點。是我們不經意寫下一篇曲折的歷史？還是在人生的旅途中讓我們演出了一齣無可奈何的戲？我鼓勵父親把他演過的戲碼一字一字記載下來，我也一邊回憶往昔的甜酸苦辣，一邊把父親傳下來的連續劇本，加入我的足跡點滴，算是對祖先的尊敬和傳承有所交代，對子孫後代也留下王氏宗譜中一段鮮爲人知的故事。歷史不留白，我心嚮往之。

我的長篇大論中提到許多人名，並沒有事先徵得當事人的同意，冒犯之處先此致歉。在趙鍾英的大作“我的六十年”中，她提到“賴璉”鼓勵啓發她寫作和當記者的興趣。賴璉是我的大公公（外公的妹夫），前文提到過，因爲他的一句話，讓我改變主意來到波士頓，而他的大女兒賴韻玫—我的表姑，竟然是趙鍾英的好朋友。高中時的好朋友嚴翔勇，唸高雄醫學院醫科時和我又再度同校，他的太太和秀玲是台南家專同學。他哥哥嚴翔智曾經唸東

北大學，和蔣繼美同學過。看到這些意想不到的驚喜，讓我決定把在我周遭出現過的朋友，都一一列入我的故事裡，讓故事更充實、更有趣。

年紀越來越大，記憶越來越衰退，趁著還有回憶的熱忱和寫作的雅興，把自己曾經演過的人生戲碼留下一份記錄，父親也興致勃勃把他的從上海到台灣的八十個春去秋來作一個整理。很多被忽略的微不足道小事，會對整個歷史的傳承留下了一個小缺口，對於一個家族血脈的延續，何償不是一個無法彌補的缺憾。時間是空間的轉移，隨著時間的流轉，我的家從信義路搬到和平東路二段、和平東路三段，又從台北搬到台中。在台中，從水湳的雷虎新村搬到民權路、興進路。我又在高雄、屏東、車城、恆春留下足跡和見證，最後又跨越時空領域，從台灣遠渡重洋到美國。在波士頓，從 Somerville 搬到 Brighton、Newton、Belmont，時間仍然不斷前進，下一個落腳處呢？



Somerville



Newton



Brighton



Belmont

第一次吃沙拉，竟然是滿盤生菜，覺得老美吃的文化簡直和原始人一樣落後。第一次看到老美把 **pizza** 當晚餐，而且吃得津津有味，真為他們流下同情的眼淚。看到老美無論男女老少，總是牛仔褲配球鞋，自得其樂，覺得他們的生活真是乏善可陳。曾幾何時，生菜成了我健康和養生的最愛。**pizza** 不但堂而皇之當晚餐，甚至取代了蔥油餅。牛仔褲配球鞋，不但經濟實惠，而且能跟上時代潮流。是我走了回頭路，還是時間又超越了我？

我在事業高潮時，享受過成就，在事業低潮時，享受過人生。東風常向北，北風也有轉南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一路走來，體驗過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有子萬事足的喜樂和滿足。腳未停，戲在演，故事還會繼續。



點滴在心頭

故事雖然告一段落了，又斷斷續續湧出一些記憶…

小學時常常晚上鎖上房門，關掉電燈，躲在被窩裡用手電筒照明，或者一大早天剛亮就睡眼惺忪看借來的故事書，例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蕩寇志、西遊記、彭公案、施公案、老殘遊記、濟公傳、七俠五義、包公傳、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基督山恩仇記、魯賓遜漂流記、湯姆歷險記、鐵假面、俠盜羅賓漢、福爾摩斯、亞森羅蘋探案。西漢的匡衡是鑿壁借光，苦讀有成，我是東方出版社的忠實讀者，結果匡衡成了大學問家，而我成了四眼田雞。一些有氣質的經典古書或是世界名著，雖然書名都耳熟能詳，但是文學細胞有限，一本也沒有看過。小時候很喜歡看漫畫，四郎真平哭假面、小亨利、淘氣的阿丹都是最愛，葉宏甲原版的四郎真平漫畫書，我有一整套 83 本。

小學時規定書包要右肩左掛，水壺要左肩右掛，還要帶便當盒，拎著中國強黑球鞋。後來嫌帶水壺麻煩，就在學校的水龍頭喝生水，結果養了滿肚子蛔蟲，面黃肌瘦，還要為打蟲吃瀉藥。下課經常直奔福利社買五顏六色的冰袋吃，不但吃了更多的生水，而且吃了各種色素，結果嘴裡涼快，肚子受害。

五六年級參加田徑隊一鳴驚人，創下 60 公尺短跑記錄。當時賽跑是打赤腳的，所以每次比賽完後腳底就脫掉一層皮，血滴斑斑，慘不忍睹。雖然腳底很痛，但是脖子上的獎牌可以止痛。為了加強體能訓練，每天一大早上學之前，在空蕩蕩的學校練習跑步，然後體育黃老師帶大家去喝豆漿加蛋，真是人間美味。同班的劉振君是女子短跑好手，現在是國內生機飲食專家，並且改名叫劉湘琪，常在電視上看到她教授養生之道。

小學放學要排路隊回家，路隊分不同路線，三個人一排，抬頭、挺胸、隨著進行曲齊步前進，還有糾察隊在一旁監督，好像是在訓練少年兵。大家結伴而行比較安全，如果不小心落了單，常常有被圍毆的危險。甚至留在學校打球也有被扁的可能，這大概算是白色恐怖的一種。我雖然是班長，人氣指數很高，但是放學後還是被同學圍勸過兩三次，好在有一雙飛毛腿，所以只有嚐到莫名的恐嚇，沒有受到皮肉之傷。躲到成功新村變成家常便飯，更因此了解到幫派的需求和重要性。要不是有“官銜”在身，很可能就加入了幫派。當時耳熟能詳的幫派有飛鷹、三環、三聯。至於竹聯幫，是上了大安初中以後，住在永和竹林路的好友吳顯明，邀請我去他家後才知道的。

小學五六年級時有一位同學蔡景怡，是生在日本東京(景)，但是心在台灣(怡)的僑生，他有一部手把向下彎的三飛(三檔變速)自行車，羨煞不少同學。他邀請我聖誕節去他家吃火雞，真是大開洋暈。他的父親蔡孟堅當過蘭州市長，江西省建設廳長，中影董事長和國大代表，以前每年帶著蔡景怡從舊金山到紐約向蔣夫人賀壽，傳記文學中常常看到他們父子的相片。還有一位同學林哲民，家境清寒，他告訴我他的祖父是林覺民，當時我不知道林覺民是誰，但是現在想想好像不太可能，希望有機會再向他查證。小學三四年級同學倪蓓蓓，磁性又感性的聲音不知迷倒多少聽眾，她現在擁有幾間廣播公司，是廣播界女強人，哥哥是大大有名的倪敏然。

大安初中有一個出名的訓導主任吳不可，好學生不喜歡他，因為他很囉嗦，朝會訓話總是長篇大論。壞學生很恨他，因為他很嚴厲，每個星期六把搗蛋份子留在學校嚴加管教。結果有一次騎單車回家路上，被學生一麻袋當頭罩下，拖到田裡一陣拳打腳踢。雖然只是傳言，但是大家聽了很爽，拍手叫好聲不斷。初二的英文老師要求三分鐘內把課文背完，否則要罰抄課文，從此埋下我對背書的極度反感。高中的國文考試有默寫，佔十到十五分，就是變相要求背書。我的國文從來沒有超過 85 分，因為我拒絕背書。我參加過不少次作文比賽，每次總是洋洋灑灑、頭頭是道寫了一大篇，因為我是用簽字筆，而不是指定的小楷毛筆，所以從來沒有得過名次。



從小就有正義感，長大變成剛愎自用

我的剛愎自用個性讓自己吃了不少苦頭，也影響了學習的興趣和態度。高二的化學老師吳某在家開班授徒，其實這是很普遍的現象，幾乎建中和北一女名師都在補習班或家裡作育英才，例如求實補習班的王競澤、湯日新，化學名師還有曾益夫(求精化學)，許瑞蓮(活用化學)。但是他把考試題目當作補習教材，上課時留了一手，讓我對這位老師深惡痛絕，打從心底排斥上他的課，化學課從愛生恨到畏懼，結果大專聯考化學只拿了四十幾分。類似的經驗在高雄醫學院又再度發生，微生物的大牌教授王某編了一本中文版的教科書，考試照他教科書的內容一字不差照抄必得高分。我對威權挑戰的結果是自食惡果，成績和努力成反比，因此對人性的黑暗有了更深刻的體認。

高中時當了一段時間護花使者，值得一提。好友陳某有一位青梅竹馬的女朋友孟小姐，既漂亮又有氣質，而且是中山女中儀隊隊長。但是陳某是典型的本省人醫師世家，他的女友是眷村出身的外省人，因此在男方家長的嚴厲反對下，他們不敢在公開場所出入，於是由我充當男友，放學後陪伴女孩去補習班上課，一直到補習班下課後，再護送她到指定地點

辦理交接。雖然君子有成人之美的雅量，但是也害得自己啞巴吃黃蓮，高中三年沒法交女朋友。

高二的時候和同班好友馬志行，邀了北一女的劉紫陽，和她的同班好友李寧寧，去看轟動一時的電影“愛的故事”。劉紫陽是我北小同學，闊別幾年之後又意外相遇，正好李寧寧即將全家移民美國，所以馬志行和我藉著餞行之名邀約她們。整個電影院內嗚咽飲泣之聲，此起彼落，一點都不羅曼蒂克，所以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這個期待已久的約會，沒有留下可以向同學吹噓的報告，只僅僅記得電影裡的一句經典名言“愛，不用說抱歉”。物換星移，劉紫陽和李寧寧都定居在加州，馬志行在紐澤西，而我家離電影裡的哈佛大學只有四英哩。最近又再看了一次“愛的故事”，電影裡面許多地方不但耳熟能詳，甚至常常路過。哈佛的冰宮，不但還是像電影裡沒有改建過，而且小兒貞桓在裡面打過hockey。上了年紀，對故事的詮釋有了不同的看法。當初的熱淚盈眶，是為男女主角的愛情而流。現在的老淚縱橫，則是為父子的親情而落。

外婆在我出生前半年去逝，外公陳鳳威，舅舅陳鐘和阿姨陳蓉蓉，住在高雄侍奉外公的媽媽（我們尊稱她“阿太”）。外公任職台鋁，住在前鎮區復興三路台鋁中巷一號，前院是竹籬巴圍牆，左鄰右舍雞犬相聞，很像眷村。每年阿太生日的前一周，所有親戚都搭火車南下團聚，並且登台票戲為她祝壽，因此我對高雄並不陌生。阿太是纏小腳的歷史人物，常常講楊乃武與小白菜的故事給我們聽，可惜她那道地的杭州話，我一句也聽不懂。外婆去世後，外公未再續弦，終身致力三絃研究和教學，寫了“三絃閒話”和“再談三絃”兩本書。舅舅的酒量驚人，他和海軍的朋友喝紹興酒，是用大玻璃杯像喝茶般牛飲。媽媽和阿姨都是喝酒高段，因此我喝酒天份是來自母系遺傳。

爸爸媽媽的媒人徐阿姨並不是親阿姨，而是在台灣的鄉親，因為住在和平東路三段，所以我們稱她為“三段阿姨”。她曾經生產“牛博士泡泡糖”，和當時流行的白雪公主泡泡糖打擂台，她也和金伯伯合夥在成功新村開金城麵包店。自從1969年金龍少棒首次奪得世界冠軍之後，半夜起床看實況轉播成了全民運動，三段阿姨總是會帶一些可口的糕點給我們當宵夜。當年熬夜看球的興奮之情仍然歷歷在目，沒想到賓州威廉斯堡的少棒大賽，雖然不是近在眼前，但已經不再是遠在天邊了。

到波士頓的第二天，就由 Tufts 暑期學生班的老師帶去買枕頭、棉被和日用品，七八位外籍兵團成員到了 Medford 鎮的 Meadow Glenn Mall 裡的百貨公司 Bradless，大夥兒看得眼花撩亂，手足無措，好像劉姥姥進大觀園。為了上英文課，我又特別在 Harvard Square 的 Radio Shack 買了一台卡帶錄音機。時光飛逝，Bradless 早已消聲匿跡，而 Radio Shack 仍然在原地屹立不搖。

我在大安初一時，對英文課束手無策，背單字總是記不住。考試的時候，鄰座魏克勒小聲唸給我聽，結果被老師叫起來罰站，羞愧加上自疚，從此對考試作弊深惡痛絕。初中和高

中老師抓得緊，記過處分重，所以考試作弊並不多見，反而在高雄醫學院，見識到了各路英雄英雌的各式各樣絕招。每次考試之前，大家忙著影印好學生的筆記，班代表忙著向學長收集考古題，和套取老師出題的重點。考試的前一天，有的在桌上刻字，有的在鉛筆桿上刻字，有的抄在小紙片上，有的抄在衣袖或是衣領，女生就抄在大腿上。學校把醫牙藥護四系混和編座位，並且檢查學生證，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考卷傳來傳去，代寫代抄無奇不有。在 Tufts dental school 唸研究所的時候，有些老師大放水，考試採取榮譽制度，結果考場如菜場。由此看來，考試作弊是不分中外的。



放牛班的笑容

我在 1996 年當中文學校校長，完全是半路出家，邊學邊作的。在牙醫學院當老師多年，從來沒想到會在 2003 年當中文學校的老師。當貞桓升上九年級的時候，他和同學趙杰問我可不可以當老師，爲了要他們有始有終，從中文學校順利畢業，我竟然不加思索答應了。我教的雖然是所謂“放牛班”，但是我和 13 名牧童，一起度過了快樂的一年。我上課不用課本，每次選一個主題讓家用中文討論，其中還看了幾部中國電影，吃了中國菜，課後沒有作業，更沒有考試，師生相處融洽，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

勒星頓中文學校是租用美國學校的校舍，第一次送孩子上學，是在離家不遠的 Beaver Country Day School (Brookline)，一年後學校搬到 Burlington，1997 年搬到 Medford，2001 年又搬到 Belmont。記得在 1997 年年初，江佩蓉校長緊急告知要找學校搬遷，我知道日本學校一直租用 Medford high school，所以自告奮勇去接洽，沒想到在 Medford 只待了四年，因故中止租約。2001 年楊澤松校長緊急要大家分頭找新學校，因爲貞樺在 Belmont high school 唸書，我又再度出馬接洽。當初中文學校在 Beaver Country Day School 時，離我 Newton 家只有兩哩，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我家從 Newton 搬到 Belmont，在 Belmont high school 的中文學校，離我家也只有兩哩，是巧合，也是意外。

馬滌凡開辦亞洲電台，是波士頓的創舉，帶給許多人心靈的慰藉。我很幸運能夠共襄盛舉，每個月在空中和聽眾天南地北，侃侃而談。其實自己心裡有數，唱歌五音不全，說話無法捲舌，聲帶沒有吸引力，一個人對著麥克風東拉西扯的結果，很可能會砸了亞洲電台的招牌，毀了多年的朋友交情。好在有三位好朋友叩應，表示節目還有人在聽，這些朋友的義氣相挺，讓我更加珍惜他鄉遇故知的緣份。

我沒有宗教信仰，但是不排斥任何教派。我欣賞宗教裡虛無縹緲的哲學，艱澀難懂的文學，和美不勝收的藝術。我有時候燒香膜拜，有時候合十祈禱。我相信大自然和命運，應該算是認同宿命論。在軍中學會了“退一步海闊天空”的哲理，在書中找到了心靈的解脫。閉上眼，有夢最美，睜開眼，又是美好的一天。有人說，歷史裡除了人名、地名和年代是真

的，內容都是假的。有人說，小說裡除了人名、地名和年代是假的，內容都是真的。我的故事結合了歷史和小說的真實部份，因此下筆時從容，閱讀時動容。我一直深信人是群居動物，需要互相幫助，我也一直深信助人為快樂之本，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但是十多年來的熱心參與，雖然從來沒有心存私念，但是仍然遭遇過意想不到的黑函、抹黑、中傷。人怕出名豬怕肥，一點不錯。父親常告訴我要“明哲保身，自求多福”，我竟然忽略了。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因此怨不得別人。我自作主張把“我的故事”傳送給小學同學、高中同學、眷村朋友，和一些相交相知的朋友。大紀元的馮文鸞和畢儒宗願意刊登在報紙上，佔用了不少寶貴的篇幅，非常佩服他們的勇氣。當初寫這篇東西的主要目的，是給自己留一份文字的寫真集，給子孫留一些讀得懂的王家故事。也希望能夠拋磚引玉，激發大家對祖先的認識，對自己的認知，和對子孫的負責。但是我的野心太大，眼光太小，記憶更差，居然又把父親的諄諄告誡給忘了。

腳未停，戲在演，故事該結束了。

全文完

附錄:

世輝兄，

讀到你的故事，很感動，謝謝分享！這是大時代裏三代人的大故事，是歷史的一部份，關心歷史和時代的人，必須一讀。你應當寄給台灣的“傳記文學”雜誌，讓更多人看到。當你出版“老王賣瓜”時，也不妨把它當做序言，讓全書得到一個歷史的貫串。可惜我寫“易經的進退”時，尚不知有此鴻文，否則我一定會引用它。它跟“大時代裏的小故事”有所不同；它更能讓人感受到時代的意義，和在“改邑不改井”觀念的後面，人們真實的心聲。

再次感謝！

春塘

.....

Dear Dr. Wang,

What a touching sto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aring your story with us. Your story inspired me to start searching my family tree and hope one day I could share my story with you.

Best Regards,

Ben

Lao Wang:

What a fun story to read! Job well done.

Chengta

Dear SH & SL,

全家福

剛一開PC竟讀到巨著，實在很吸引人，一生也不簡單，
常常發表文章的賴璉，景瑚先生原來是你外家公公，影響你人生
而且我們父親輩喜歡的中山裝原來是你祖上創制的還：
店東父子不僅創製了中國第一套西裝、第一件中山裝、第一家西服店，
太精彩了！

你實在應該在辛勤的牙醫生事業植物快快像我一樣

開部落格如到UDN~聯合報網路城邦~我今年的二次得資策會百傑獎了(還是在母病
重壓之下...)

我們可以一齊[打拚]~對啦，我們常合作的事跡，也可以

再寫洋洋灑灑的一大篇吧？總是感激！

熱烈鼓掌！

Best Regards,

Chang Phong, Phoebe

王大哥，

小弟也是陸戰隊的預官。

不過很汗顏的是，兩年陸戰隊生涯，我的游泳能力也沒有改進

因為分發到總部直屬的左營 652 團（補給團），日子比你在“我的故事”

中所描述的好多了。不過服役當時還是很不習慣，社會上各色人等

在我們連上都有，因為大多是關係兵（有關係的兵）。

儒宗

Dear Dr. Wang,

Nice story! Thanks for sharing!

-Hwa

Dear Shih,

Proud to be your friend.

Cathy

Dr. Wang,

Good writing and story.

Thanks

Nancy

It's a very very touching story! Thank Shih for sharing with us!

I wish I can do the same but my Chinese is very rusty and English is not my primary language. It'll take me a long long time to do so.

But anyway, my facebook name: Lynn Cheng

Hope to see you there!

Lynn

世輝：

謝謝你讓大家分享你的‘故事’，雖然你我相差十歲，但在你的故事中也隱隱約約看到了自己的故事。

育川

.....
Ah Huei:

Thank you for the write up. You really got good memory! I am deeply moved by your story.

Tai-chin
.....

Dear Ah Huei,

Thanks for sharing your story. I've only taken a quick glance through because I'm not in the office but using an internet access outside. It's a long story and I'll probably need to read it through a couple times to digest.

We have some roots in common. My grandpa was originally from Zhejiang Fonghua and my mother was from Hangzhou. Since my parents passed away, I've been to Zhejiang a few times already to meet some of my cousins there and from there to have a little bit more understanding of my ancestors.

Although I do not have a very clear record of our family history I feel that we all seem to reach a stage that we start to look back our history.

I'm looking forward to our meetings in Boston end of this month. A lot of changes in our lives, it is a real blessing to be able to see our childhood friends after almost half a century.

With Best Wishes,

Cynthia
.....

閱讀大作後,勾起了一些年少記憶,在此稍做回應與聯結.

- 1.先父為軍醫,民 38 年由上海協和醫院隨軍撤退至國防醫學院.
- 2.我亦為 44 年生,初中最後一屆的南區第 1 志願大安初中 1-3 年 11 班畢業,班導許志美(阿婆).同屆較出名的還有警光籃球隊許榮春 歪頭(均夜間部) 飛駝池慶康等. 另人本教育基金理事長史 英
- 3.成功新村原為全台最大眷村,村中幫派及江湖好漢雲集,台客聞之色變,為外省子弟爭一口氣.目前改建為國宅,位於建國南路及和平東路 2.3 段 原址及復華新村已成為大安森林公園,周邊地價為全台最高價,連 30 年以上的舊公寓每坪都約 80 萬,最貴的帝寶將近 200 萬元,實在令人無法想像.
- 4.大學因延宕,致服預官 29 期 2 梯次役,68 年 10 月入伍於土城運輸兵學校,70 年 8 月在台北汐止 413 運輸營退伍.

5.因背景關係對榮民總醫院及三軍總醫院,有深厚情感與瞭解,記憶三總有張龍昌.王宜斌均在哈佛牙醫院進修,另現任軍醫局局長張德明亦為哈佛校友.

6.民 96 年退休,經由親屬移民,成為半年台灣半年美國 坐移民監的空中飛人.

順頌 鈞祺

劉鎮和

.....
世輝兄：

谢谢你与我们分享了你精彩的人生历程，拜读之际我感同身受，仿佛也在回顾我自己已然逝去的大半人生，其中既有精彩纷陈，也有无限唏嘘。

你文中所提到的许多人、事、时、地、物在我的人生档案中也有相同的记录，尘封多年后，被一个远在大洋彼岸又数十年未曾谋面的儿时伙伴一一唤醒，那种感觉很温暖也很其妙。

你文中提到的庄美瑜、黄幼石曾经都是我私淑的对象；上个月返台时，在映梅组织的聚会上还意外的碰到了倪蓓蓓、吴美琪、傅淑珍三位当年三、四年级时丁班的同班同学。睽违数十年，再次相逢，却毫无生疏之感，大家对你当年荣任班长的风采仍记忆犹新。

我于 94 年怀着一腔难以言喻的大陆情怀负笈上海，原本只想花两年的时间感受一下史地课本里的大好河山，没想到延宕至今竟已近 17 个年头，与你意外滞美以致生根发展的际遇或有几分相似之处。这几年对大陆同龄人以及更多历史事实的了解，让我深深觉得我们何其有幸被生在 1949 年后的台湾，相对而言，我们应算是近百年来生长过程最安定最幸福的一代中国人。但我们又何其不幸的无从选择地承继了上一代的历史包袱，并且在中年以后，面对着一个无所适从的时代变迁。

前几年我在上海遇见好几个从台湾移民美国，退休后却选择上海做终老之地的台湾同胞，没想到几年之后其中好些人表示最终还是觉得台湾才是最理想的回归之所。台湾近几年的现况确实不如我们儿时的安定淳朴，但它终究是我们生于兹长于兹的地方，对我们永远有着千丝万缕的牵绊，我也正有归去来兮的打算。

在台湾生活了四十年，最怀念的还是在北小的时光，它的确是所杰出的小学，为我们奠定了良好的人生基础。非常感谢世辉、CoCo、经邦和映梅为本届同学建立并维护这个交流的平台，我相信随着我们继续变老，这个平台会越来越精彩。

文中透露令尊令堂也在上海定居，如愿告知联络方式，我愿经常去探望二老。

吴智良 敬白

.....
Dr. Wang,

I read your autobiography. It's incredible that you have documented many things in details over the years and you are a very good writer. The last time I read someone's JiaPu was after I lost my father-in-law two years ago. His story started from he was born 太行山下 in 1913 , men were all 留辮子. I always know you are talented and creative in many ways and we have to thank you for hosting the fun club activities. Stay in touch.

Tracy

Shih: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story.

You are a lucky guy who has so many friends and relatives.

Just got the following and would like to share.

(Sometimes, the content is less importan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hat it can bring to your thoughts.

Sharing thoughts and ideas is always enjoyable.

And few can really bring up something to really make people think :>)

Well, Shih, you are a very good one who can successfully make people think more :>)

Don't change a thing. :>)

Enjoy the summer,

Thanks,

-Tau

=====

忘與記

年幼時期，我以為記得牢是真本事，過目不忘的大腦，真是天才啊！

中年以後，我逐漸領悟到忘得掉才是真幸福。

忘不了別人的閒言閒語--人生會披上一層灰色陰影；

忘不掉傷心的往事，人格會逐漸扭曲。

壯年以後，我開始向神求「健忘」之恩——

忘掉過去的輝煌，這是謙卑。

忘掉已往的失敗，這是勇氣。

忘掉從前的創傷，這是饒恕。

忘掉昔日的罪過，這是感恩。

忘掉朋友的不週，這是大方。

忘掉仇敵的攻擊，這是愛心。

“忘”比“記”難多了，“記”是聰明；“忘”是智慧、是修養!!!

=====

Conclusion: Shih has both above. Lucky guy. :>)

Don't be like me: 記得不該記的, 忘了不該忘的. :>)

.....

Hi Dr. Wang,

It took me a while to get back to reading articles I've saved. After reading your writing, I enjoyed it, and I found it's a worthwhile effort.

I've read autobiographies of Franklin, Maugham, Hu Shih, ... etc. Your honest account caught me just like what they've tried. BTW, our friend Raymond Lee did a pleasant surprise, because I could find more of his character in his autobiography. Likewise, I found the same here.

Thanks for sharing,

Spencer

謝謝你們，不但讀了我的故事，而且還抽空回信。

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

